

10

熄了灯，暗中同一个女人躺在一张床上肌肤相挨，讲什么文革，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了，也只有这样学中文又有德国头脑的犹太妞才有这兴趣。

“还说下去吗？”你问。

“听着呢，”她说。

你说有位中年女编辑，同你在一个办公室工作，政工干部来叫她，说保卫处有她的电话。几分钟后她回到办公室，收拾好桌上的校样，望着一屋子的人面无表情，说她丈夫在家放煤气自杀了，她回去处理一下。同办公室的业务科长隔离了，处长老刘也被打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，她只好向大家请假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已在办公室写好了大字报，同“自绝于人民，自绝于党”的她丈夫划清界线。

“别说了，听了特别受伤，”她在你耳边说。

你说也没一点欲望。

“这究竟为什么？”她又问。

“要寻找敌人，要没敌人这政权还怎么专政？”

“这就是纳粹！”她愤愤然，“你应该把这些都写出来！”

你说你不是历史学家，没被这历史吃掉就够侥幸的了，不必再贡奉给历史。

“那就写你亲身的经历，你个人的经验。应该把这些写出来，会很有价值！”

“史料的价值？等有一天成千上万吨的档案都能公布，这不过是一叠废纸。”

“可索尔任尼津——”

你打断她说你不是斗士，不充当旗手。

“可总有一天会改变的，你不相信？”她需要信念。

你说你不是预言家，不活在虚妄中，不期待夹道欢迎，有生之年你再也不会回去，也不必再浪费你剩下的这点性命。

她轻声说对不起，勾起你这些回忆，了解你的痛苦也就了解你，这你还不懂？

你说你从地狱里出来，不想再回到地狱里去。

“可你需要说出来，这样你也许就轻松了，”她声音变得很柔，想宽慰你。

你问她玩过麻雀吗？或是见过小孩玩麻雀吗？用根绳子栓住脚，一端牵在手里，翅膀一个劲直扑打，飞不了的那麻雀，拨弄来拨弄去，临了便闭上眼，一动不动吊死在绳子上。你说你小时候捉过螳螂，那碧绿的身子细长的腿，两把举起像大刀样的钳子，挺神气，到小孩子手上，拴根细线，两折腾三折腾，几下便支解了。你问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？

“可人不是麻雀！”她抗议道。

“当然也不是螳螂，”你说，“也不是英雄，抗拒不了权力和暴力，只有逃命。”

房里充满黑暗，浓厚的得似乎在流动。

“贴住我。”她声音浓厚绵软，折腾了你，又给你点安慰。

你隔着她的睡裙，抱住她肉乎乎的身子，但确实激不起欲望。她便抚摸你，手掌轻柔，在你身上游走，给你女人的仁慈。你说你精神亢奋，有点神经质，闭上眼，想轻弛下来，感受她的温存。

“那么，说说女人，”她柔声在你耳边撩拨，像个体贴的情人。“就讲讲她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那女人，她是不是叫林？”

你说那并不是你的女人，是别人的妻子。

“总之是你的情人，你有过许多女人？”

“要知道，那时候在中国，也不可能有。”

你又说，那是你第一个女人，说来她都不会相信。

“你爱她吗？”她问。

你说是她先挑逗你，你并不想搅进这种没希望的爱情中去。

“你还想她？”她问。

“马格丽特，问这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知道女人在你心中的地位。”

你说她当然挺可爱，大学才毕业，人也漂亮，甚至可以说性感，那时在中国很少有像她这样打扮的，穿的紧身的连衣裙，半高跟的皮鞋，当时都特别招摇。因为是高干子女，处境优越，骄傲任性，缺的是点浪漫。而你只生活在书本和幻想中，照章行事的工作对你来说乏味透顶，可又总有那些积极分子，想入党当官，下班之后还要加班搞《毛著》学习小组，拉人陪绑，谁不参加，便认为思想有问题。你只有晚上九、十点钟之后，回到房里，在自己的书桌前，台灯下，沉浸在遐想里，写你自己的东西，这才是你。白天那异己的世界，也由于天天熬夜，人见你总恍恍惚惚，开会也总打盹，有个绰号叫“梦”，叫你瞌睡虫你也答应。

“梦，这名字很美。”她格格笑了，厚实的胸脯里声音颤动。

你说对你这多少是个掩护，否则早就被揪出来了。

“她也这样叫你？就这样爱上了你？”她问。

“也许。”你说你对她当然也有好感，不只是性诱惑。你对那时候上过大学的姑娘都心存戒心，她们追求光明，努力表现得像天使一样纯洁。你自知思想阴暗，大学里那点恋爱的经验你已经领教了。你私下说的些怪话，要是被女孩子向党、团组织汇报思想时忏悔出来，把你顺便也就贡奉给祭坛。

“她们难道就不是女人？”

“没有在那环境下生活过，不可能明白。”

你问她会不会想同个可能揭发她犹太血统的纳粹信徒做爱？

“不要提纳粹！”

“对不起，打个比喻，这是同样的心理，”你解释道，“林当然不是这样，也正因为享有她家庭带来的许多特权，不求入党，她爸妈、她家就是党，无需故作姿态，去找支部书记汇报

思想。”

你说她第一次邀请你吃饭就是在个很讲究的内部餐厅，不对外开放，凭证才能入门，当然也是她请，你没那卡片都无法付款，心理并不舒服。

“明白，”她低声说。

你说林要你拿她丈夫的军人证，一起去颐和园内供高干和家属休息的宾馆开房间，让你冒充她丈夫。你说要查出来呢？她说不会的，要不，你穿上她丈夫的军装。

“她真的很勇敢，”她喃喃说。

可你说你没这么大胆子，这种冒险偷情令你很不自在，可你还是同她做爱了。第一次是在她家。她家独门独户，一个很大的四合院，只有她父母和一个专职看门、打扫庭院、烧烧锅炉的老头，夜晚他们都睡得早，院子里很寂静。是她让你成为男人的，无论如何，你非常感激她。

“这不是说你还是爱她的，”她胳膊撑起，在暗中审视你。

“她教會的。”

你想起那些情景，爱的不如说是她那美好的身体。

“教會你什么？”

她头发扫在你脸上，你看见她眼白微微发亮，一双大眼在俯视你。

“她更主动，刚成个少妇。”你说，“那时好歹我也二十出头了，可还没沾过女人，是不是可笑？”

“别这样说，那时在中国都得是清教徒，我理解……”

她手指在你身上做细小的游戏。你说你并非清教徒，也想。

“因为受压抑，才想放纵？”

“就想在女人身上放纵！”你说。

“也想女人放纵，是不是？”她软茸茸的声音在你耳边，“那你就操我吧，像操你在中国的那些女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林，或那姑娘，你忘了名字的那个女孩。”

你翻起身拥抱她，撩起睡裙，滑入她身体里……“想发泄你就发泄……”“发泄在谁身上？一个你想要的女人……”“一个淫荡的女人？”“你难道不想？”“一个婊子？”“就是。”“卖过？”“是的，不只一次……”“在哪里？”“意大利……”“卖给谁？”“谁想要就给——”“真贱！”“不，你付不起，要的是你的痛苦……”“都已经过去了。”“不，就在你身边里……”“那深处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深深的，尽里，一直到底……只怕你到不了……”“所以才榨取，嘍吸？”“都发泄出来！别管啦……”“你不怕？”“怕什么？”“要是怀孕了？”“再打掉，”“你疯啦？”“怕的是你，想纵欲又不敢，别担心，我吃药了。”“什么时候？”“在浴室。”“上床之前？”“是的，知道你还要操我。”“那为什么折腾这么久？”“别问，要用就用……这身肉……”“一个婊子的肉体？”“我不是婊子。”“不明白。”“明白什么？”“刚才说的。”“说什么了？”“说的是卖过。”“你不可能明白，你不了解，不可能知道！”“就要知道这内里的一切！”“要用就用好了，别伤害我。”“不

已经是个婊子了?” “不，只是个女人，过早成为女人。” “什么时候?” “十三岁……”

“胡说!编的故事?”

她直摇头。你要她说!她喃喃说她什么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……她需要痛苦，痛苦中求得快感。你需要女人，需要在女人身上发泄，欲望与孤独。她说她也孤独，才渴望了解，才付出。好换取爱和享受?是的，就要，也给，也付出。也出卖?对。也淫荡?也贱!她翻滚到你身上，你闭眼之前，看见暗中目光炯炯，随后便张开嘴呼叫……